

日寇在周口犯下的滔天罪行(下)

王菱荣

奸淫烧杀 残害无辜

日寇侵占周家口之后，把群众当成牛马，任意宰割。群众不敢出门，街面上行人稀少。一天，两个日寇走到沙颍河北岸的磨盘街时，因对道路不熟悉，朝迎面走来的一个姓韩的男青年问路，韩姓青年听不懂日语，愣着神儿没法回答。日寇说了半天见对方没反应，一气之下，将韩姓青年的耳朵割了下来。

周家口群众对日寇烧杀奸淫的恶行早有耳闻，因此，日寇进入周家口后，成年姑娘和年轻媳妇尽力将自己打扮得丑陋不堪，有的穿大衫、戴礼帽，扮作男人，有的将锅

底灰涂在脸上，能躲就躲，能藏就藏，就这样有时也难免遭到侵害。周家口南寨外尼姑庵有一尼姑，年仅18岁，被日寇奸污后杀害。

更可恨的是，日伪汉奸也仿效日寇污辱残害中国人。周家口西寨一家农民办喜事，伪团长黄文彪率领匪兵十多人闯入，户主忙设宴招待这些“不速之客”。黄文彪见新娘年轻貌美，顿生歹意，示意部下开枪打死新郎，抢走新娘。

1944年7月，日寇在周家口南寨半拉街居民区修建操场，强抓1000多名苦力，烧毁310余间民房，致使几十户居民流浪街

头，无家可归。同年，镇平县商人王明善等5人携带黄金30两来周做生意，住在周家口老桥南头的一个旅店里，被治安维持会的便衣查获。这些便衣将黄金全部扣留，并把王明善等5人装在麻袋里投入沙颍河中。同年，4个南阳人到淮阳做生意，带的扁担里藏着40两黄金。日寇查获后把黄金私分，把4人捆起来扔进了沙颍河里。日寇还在南寨老街架设岗楼，观察城区动静。一天，岗楼上的日寇突然向周家口游艺场连开数枪，当场打死群众数人。

扒堤决口 淹没良田

日寇占领周家口后，为防止国民党、共产党部队袭击，当年6月28日，在沙颍河南岸小西门处将河堤扒开五六米宽，将河水引入护城沟，提高沟中水位。由于当时沙颍河缺乏治理，年年汛期到来时，周家口沙颍河上下游总会决口，淹没大片良田，周家口群众早已有了血的教训。日寇将河堤扒开时，汛期即将到来，面对这一危险情况，周家口群众十分不安，即派代表向日寇说明情况，但日寇一意孤行，不顾群众死活。

几天后，沙颍河上游下了大雨，河水猛涨，决口越冲越大，群众万分焦急。周家口商务会长张栋臣（当时为新街大通店经理）组织群众携带工具前往抢救，但却被站岗的日寇阻止，不准他们接近决口。到了夜间，决口越冲越大，群众正在熟睡，忽然锣声四起，有人吆喝：“快起来，发水了！”许多群众来不及拿衣服就逃出门。

凶猛的洪水很快灌满护城沟，淹没了周家口的西部和南部，并迅速向东南方向狂奔，致使商水、项

城、沈丘数百亩良田尽成泽国。

当时笔者才10岁，对此事记得非常清楚。当时，由于天气炎热，笔者在院中睡觉，忽然母亲一把将笔者拉了起来，说：“赶快走，发水了！”随后，笔者听到街上的锣声、铜盆声响起一片，有人不断吆喝：“发水啦，赶快往大街（地势高）上跑吧！”匆忙中，笔者与母亲拿了几件单衣慌忙向新街跑去。新街、老街和山货街等街道地势较高，群众都往那里跑。那时，周家口没有电灯，加上是半夜，黑成一片，街道上人挤人，乱成一团。天明后，大家都想找个高处看看自家的房屋如何。新街路西有一户姓王的人家，由于他家地势较高，房屋又是砖瓦结构，因此没有倒塌。人们都跑到他家通过窗户向地势低处眺望，看到房屋全都倒塌了，大家哭作一团，对日寇恨之入骨。

看守河堤的几个日寇不知道洪水的厉害，看到决口越冲越大，便顺着河堤向东往山货街方向逃跑。住在陆陈会馆的几个日寇，睡梦中听到街上锣声喧闹，穿上衣服

就往外跑，一开门发现路上都是洪水，不能行走，又回头从后院翻过墙头，上了河堤才保住了性命。

此次洪灾，周家口群众受害最大，无数房屋被淹没，许多亲人流离失所。受灾群众有的住进了地势较高的亲戚朋友家，有的在河堤上、背街空地处搭起简单的草棚子，还有的干脆露宿街头。据统计，此次洪灾造成周家口31条大小街道被淹，倒塌房屋6100余间，失踪200多人，无家可归者两万多人。周家口明清时期的十大会馆中，陆陈会馆、山陕会馆和油业会馆被淹没。天津盐商黄杏樵于光绪初年在沙颍河南岸建造的别墅，号称周家口的“大观园”，此次也被洪水冲毁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当时，侵占周家口的日寇低着头，夹着尾巴，丧家犬般到沙颍河北岸的关帝庙缴枪投降。周家口到处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，群众欢喜若狂、奔走相告。从此，周家口人民摆脱了日寇的统治，重见天日。